

東南亞局勢的瞻望

羅石圃

白宮受國會壓力，不得不爆炸高棉，接着應曼谷要求，又不能不撤出部份駐泰美軍。尼克森以海空軍協防東南亞盟邦，但不參加地面戰爭的政策，是否可以確切實施？在美軍撤退後的印支依然是戰火瀰漫，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共黨叛亂亦方興未艾，此是否顯示美國拆除圍堵堤防後，東南亞將沉沒于赤浪紅流？季辛吉出任國務卿以後，將如何藉均衡外交使此一地區自由國家不被赤化？這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一 越戰所形成的美毛俄三角態勢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使打着抗法旗幟的共黨赤化戰爭停止，法國放棄對印支三邦的主權，越共政權得以在河內成立。當時蘇俄力主越共須埋頭建設，並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支援南越及寮、高等各國共黨和平奪權，俾免使用戰爭手段而導致核子大戰，以致「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都將玉石俱焚。中共主張的則正好與它相反，一再強調河內政權的建立，是由它支援越南人民從事「解放」戰爭所獲得的勝利，且指出：「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有了勝利，便應該再戰爭，再勝利」①。

很顯然，俄毛的和戰路線之爭，雖到六十年代始公開罵戰，但遠在越南抗法戰爭時期即已開端，這從蘇俄並未給予軍援，而日內瓦會議的召開與停火協議的訂立，都是由它一力促成，即不難看出蘇俄不欲以戰爭手段「解放」東南亞，是為它的一貫主張。中共則深悉克宮所以堅持此一地區共黨必須和平奪權，在防範它藉地理人文關係的密切，就支援戰爭的便利，使東南亞各國共黨倒向北平，所以它必須強調「鎗口裏出政權」，並堅持到不惜與蘇俄公開決裂②。

華府對俄毛在東南亞和戰路線之爭，顯然早已洞悉，所以當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日內瓦簽訂越南停戰協議後，由美國一手促成的東南亞公約，便于九月八日簽訂于馬尼拉。雖然參加公約的僅有菲、泰兩國為東南亞國家，但公約所附的議定書，已將越南、高棉、寮國納入防衛區域的範圍③。這顯示華府已在東南亞建築起防堵赤浪南流的堤壩，且以印支三邦作為第一線。由于當時河內羽毛未豐，中共乃是此一防衛公約假想中的首要敵人。

至六十年代開始，俄毛的和戰之爭已由對罵而形成劍拔弩張。寮戰再起，這不僅表示中共企圖突破美國的防堵，更使蘇俄感到北越已棄和從戰而轉向北平，于是有甘黑維也納友好會談而召開的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在永珍產生了三派聯合政府。這是蘇俄利用美國的合作，制止了中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也使它所標榜的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路線，得以樹立模型于永珍，俾向東南亞各國共黨示範，期使它們都能棄戰從和④。

越戰繼起，在表面上是中共聯合北越與美國爭奪越南；但實際上，乃北平已成功地爭取到了河內跟從它的戰爭路線而排除了莫斯科的影響力。所以在越戰初起時，蘇俄極盡拉攏美國之能事，不僅不予北越援助，並視河內與北平同為共產國際的叛徒。其用意顯然在鼓勵美國給予中共以戰爭的懲創。至一九六五年克宮易主，由于華府祈望柯錫金向河內試探和談，頓使克宮新

主人洞燭美國無意擴大越戰，其借助美國以懲創中共的希望亦將落空，乃轉而以軍經援助河內，以致越戰迅速昇高，且以不如此以恢復其對北越的影響力便不足以促成和談而取得詹森政府的見諒；又乘東南亞國家慌于美國將以和談結束越戰而不可恃，籠絡了各國與它貿易建交。這都顯示杜勒斯的東南亞圍堵政策，在俄毛和戰路線歧異到戰爭邊緣時，如由美國以戰止戰，適足以幫助蘇俄。

二 尼季在東南亞的戰略

尼克森以光榮結束越戰自任而得以入主白宮，經由季辛吉所策劃的均勢外交，于訪問北平之後再訪莫斯科，使俄毛爭援的越戰情勢，一變而為爭迫河內言和以向華府爭寵，因而使巴黎和談告成。這是得力于美國因應俄毛為和戰路線之爭而分裂後的情勢，使共黨陣營雙方對峙而將美國置于次要敵人的地位。在東南亞，更有北越加入俄毛的爭端，其情形益加複雜，美國自可乘機運用。所以美軍退出印支戰場，並不表示其放棄防堵義務，祇是在戰略上改弦更張而已。

從東約條文上看杜勒斯當年的防堵構想，無論是對抗共黨的武裝攻擊或政治顛覆，都着重于有效的自助與互助以發展個別與集體的力量，並以經技援助，使由繁榮而達成和平^⑤。越南在停火後仍能應付留有數十萬北越部隊的共軍不斷挑戰而游刃有餘，高棉在美軍停炸後而獨立抵禦共軍且愈戰愈勇，都說明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協防，早應着重于增強各盟邦的防禦力量，美軍不必越俎代庖。

越南和平協定的簽訂，一般都認為在協定的內容上，既已充份顯示共黨方面並未放棄戰爭，除以停炸換取美軍安全撤退而外，對西貢遭受共軍的攻擊，則依然是人爲刀俎。這不能不認爲此項協定，在華府的主旨，祇在求得美軍藉此脫離越南戰場，亦顯示其在東南亞地區將放棄協防的責任。然而從華府在和議告成以前大量裝備越南部隊，並決定于一九七四年度以六億三千二百萬美元作爲重建三邦的資金^⑥，且不包括軍援，以及在泰國建立海空軍基地，都說明美軍雖然退出印支戰場，並不表示將放棄對此一地區的防堵

尼克森在關島聲明中，明白指出美國無意退出亞洲，雖不再參加此一區域的地面戰爭，但將以龐大的海空軍與核子力量協助盟邦抵禦侵略，並以軍經援助，促成盟邦經濟繁榮並使其防衛力量增強；亦即援助各國可以担負起地面防衛的責任，也正是東南亞公約的精神。所以美軍退出印支戰場，並不意味華府放棄在東南亞對共黨武裝南侵的圍堵，而對戰略上的調整，更有其積極的作用——在促使共黨陣營的相互鬥爭。

從毛俄而言：北平當年竭力爭取河內合夥輸出戰爭，在使北越脫離蘇俄，以便它在共黨陣營中獨樹一幟而聲勢以壯；蘇俄要求北越棄戰從和，在使河內由它掌握以共同制毛，俾將大陸置于其南北鉗制下而壓迫北平就範。北越早以法屬印支三邦爲其勢力範圍，對不斷企圖染指的中共，則唯有借蘇俄的力量以保其禁嚮。一九六一年寮戰再起，河內爲制止中共藉直接支援寮戰而將其實力直接伸入印支三邦，乃不惜開罪蘇俄而棄和從戰，使中共對寮共的支援不得不經由河內，但其結果，反而迫使蘇俄替它實現了建立永珍聯合政府的企圖。所以當它再與中共夥同發動越戰時，滿以爲蘇俄必將再度出面替它在西貢組成聯合政府。

至克宮易主後，一面以軍經援助支援其將越戰擴大升高，一面促成巴黎和談，中共亦不敢不與俄援並驅爭先，以便反對和談停戰，這是北越處在兩大之間而加以主動充份利用的時機。經過尼克森訪毛訪俄，形成莫斯科與北平一致迫使河內停戰以至巴黎和談告成，今後俄毛雙方固然各有敵對的鬼胎，將對北越與印支以東南亞共黨展開殊死的爭奪鬥爭，而北越領導階層，亦將因親俄親毛發生各爲其主的對立，甚至有第三勢力的出現其間。

據美國太平洋協會遠東區代表雷震遠神父（Rev. Raymon D. J. De Jaeghe）指出：北越領導階層，在今年底與明年初將有極強烈的權力爭奪鬥爭。當胡志明死後由親俄派黎筭與親毛派長征所形成的均勢，已從越戰停火使黎筭抬頭。可是在此兩派互爭短長之際，又有標榜「國家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第三勢力崛起。他們認爲越共往何處去？是北越自己的事，俄毛都不能加以干涉^⑦。

又據曼谷英文郵報透露：寮國和平議定書于九月十四日簽訂後，北越駐寮四萬部隊，將在河內與寮共之間一項協定下秘密撤離。其原因一由于北越急需軍隊回國參加建設工作；再由于北越與寮共領導階層分歧——蘇法努馮

已向河內表明寮共決不接受任何外國支配；加以俄毛均反對北越在東南亞建立共黨第三勢力的企圖^⑧。果然如此，亦表示寮國和平議定書的得以簽訂，確屬出于俄毛相互迫使北越不得從中作梗所促成。亦說明越南和平協定的簽署，雖並沒有為越南帶來真正的全面和平，但帶給印支以至東南亞共黨陣營的，是外有俄、毛、北越的三角鬥爭；內有河內領導階層的親俄、親毛與獨立派的三足鼎立，其餘如寮、高、泰、馬等各國共黨亦將無所適從。在此共黨陣營內亂期間，當有利于季辛吉引導它們走向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獨立路線的可能，自不失為新的防堵策略。

三 毛俄針對華府的新策略

不過尼季在東南亞的新防衛構想，毛俄都早已洞燭無遺，在其互鬥期間，並不會忽略對美國及因改變其對中共態度所造成盟邦疑慮的利用。就此一地區自由國家而言：自寮戰越戰相繼掀起，一以美國毅然担負起協防的責任；再以中共公然聲稱支援各國共黨「武鬥」，所以各國政府都對美國信任不疑而與中共及其戰爭夥伴劃清界線——敵友分明。美國既奠定了盟主的地位，而各國人民亦都認為它是自由正義的象徵，視共產政權與左傾份子為邪惡而加以唾棄，也促成了各國的安全與繁榮。

自美毛關係改變以來，各國朝野既都認為華府的外交路線變化莫測，至越南和議告成，更予人以美國不可信賴的感想，周恩來的笑臉攻勢亦乘時而來。因而掀起了彈性外交，與要求大國保證東南亞中立化的聲浪，野心份子和工商企業者的一片與大陸貿易建交的狂潮，助長了左派抬頭，給予各國政府以極大的壓力，于是敵友不分，邪惡與正義倒置。雖各國當軸明知其共黨叛亂武裝都是經由中共卵翼支援而成，且都有其傀儡組織與廣播電台設于大陸，因而要求北平以放棄此等仇視為與其貿易建交的前題。無奈國內親毛浪潮洶湧，已使當政者難以把握既定的方針。

以華人民居佔大多數的馬來西亞，在北平全力籠絡之下，既已與其直接貿易而進至建交談判過程，大有突破「東協」不得單獨與中共建交默契的趨向。連十多年來限定與大陸斷絕包括商業等一切往來的泰國，在尼克森訪平後，也于處士權議，全國騷然的情況下，不得不與大陸作有限度的往來。菲

律賓雖然由于親毛浪潮助長了非共叛亂的猖獗促使馬可仕不得不實施戒嚴法，但在壓制了國內的左翼暴亂後，仍然開放了與大陸的商業等往來。

李光耀對東南亞此種情勢曾經憂心忡忡地聲稱：一旦大馬與泰國及菲律賓等鄰邦如都已與中共建交有外交關係，新加坡恐亦在所難免。因此，他力主美軍撤出印支後，須在泰國基地駐軍協防，並不惜親訪曼谷，與泰國當局共商如何應付美軍退出印支戰場後的東南亞情勢，及建議泰方宜供給其地予美軍駐防。然而從越南撤出的美軍雖有四萬五千人及超過五百架飛機移駐泰境，但從停炸高棉後，曼谷政府又無法不在羣情忿激下要求美軍撤離。

誠然初步撤出的駐泰美軍僅為三千五百五十名及飛機百餘架，而華府與曼谷亦同意美軍繼續撤離行動，須視共黨對印支停火協定的遵守情形而定^⑨。然而美軍在泰國的去留，尼克森既不能不看國會的顏色；泰國當政者因白宮受國會的壓力而無法不停炸高棉，已不敢再相信白宮的保證，何況在左派挾恐共份子所掀起的反對美軍留駐狂潮下，他儂總理又安能力挽狂瀾？自亦不敢不隨波逐流向華府要求收回軍事基地。于是美國已放棄了在東南亞球場上守門員的任務，聽任毛俄北越乘虛而入，所以李光耀明白指出水門事件已為東南亞國家帶來了災殃^⑩。

美國一般人認為中共並不反對美軍留駐于東南亞地區，理由是此時此地如果沒有美軍駐防，適足以便于蘇俄勢力的契入。這在周恩來對美方或許有此表示，但在面對其東南亞的造反夥伴時，則斷不敢不附和它們驅逐美軍下海的要求，同樣是身不由己。自美毛關係改變以來，使與大陸緊鄰視中共為虎狼的國家，一變而為認為它並非不可以打交道；至美軍在越寮撤退，尤其停炸高棉，更使東南亞的美國盟邦，認為美國不可信賴，遂不得不與虎謀皮。雖然中共已明白表示不干涉鄰國內政，但不會不支持各國爭取自由的人民，新加坡國防部長吳慶瑞並提出警告：指出兇惡如虎狼的中共，斷不會改變為不會噬人^⑪。然而企圖引狼入室的，仍是大有人在。

尼克森主義所要求的，是以談判代替對抗，且確認必須加強夥伴關係，方可保證以談判達成和平。但環顧東南亞自由國家的情形，美國的夥伴已多懷貳心，如讓各國與中共建交有外交關係，這足以助長它對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又安有和平可言？其結果可能正與尼克森主義背道而馳。

四 蘇俄的兩面手法

自越南停火以來，俄毛在印支的爭端固然益加激烈，且有北越介入其間使共黨陣營更形混亂，但它們既未因爭奪印支而緩和在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角色，而對高棉的互不相讓，更使和談之門無法打開。

俄毛的和戰路線爭端，固然起自雙方在東南亞的爭奪，莫斯科能够伸展其勢力於此一地區的自由國家，又是得力于中共夥同北越向東南亞輸出戰爭。這項情勢的演變，既非局外人所可逆料，可能在莫斯科與北平亦非始料所及。當詹森政府將結束越戰寄望於巴黎和談時，適值英倫宣佈將逐步放棄遠東防務。這使東南亞自由國家頓感到防衛真空，以及由英美軍隊撤退而帶來的經濟與失業問題，必須儘速謀求填補。蘇俄所倡導的集體安全組織既顯然是以阻止中共支援各國共黨武鬥為目標；其貿易攻勢，又是爲此一地區自由國家產品開啓了新的市場，以致它很迅速地得以與各國建立或增進貿易外交關係。

其實這一期間，蘇俄對印支戰場的支援並不亞于中共，而其在竭力斡旋永珍與寮共和談過程中，又是一面給予寮共新武器，一面呼籲停火和談，它對永珍所提出的解釋，可能是認爲不如此，便不足以使寮共聽從其調停。因此，我們不難看出當前俄毛對東南亞共黨領導權的爭奪，中共既不能放棄對其一手卵翼而成的武裝造反夥伴，任令它們倒向蘇俄；蘇俄亦可以投它們之所好，運用代理人而間接給予戰爭的支援。

以泰共爲例：除毛共派與北越派而外，另有由東歐某些國家支援的泰共，強調以城市包圍鄉村^⑫，其中且有曾在莫斯科接受過嚴格訓練的黨員。泰國情報當局根據一位俘虜的供證，指出被蘇俄吸收至莫斯科受訓的，全屬泰國的大學生，受訓期間由一至兩年，現時已有一部份回泰建立俄式共黨組織，並曾一度企圖與由中共領導的泰共談判合併，但其結果並未成功^⑬。此即顯示北平不能不繼續對其東南亞武裝叛亂夥伴支援，而蘇俄亦未始不可以藉支援武鬥而爭取它們的歸向。

雖然蘇俄對此一地區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遠不及中共近水樓台，可以朝發夕至，所以它急于在近就設立代理它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中間人。寮國

東南亞局勢的瞻望

和平協定的簽署，乃由蘇俄駐永珍軍事參贊葛列偵奈出面，邀同雙方代表在其私邸談判而得到最後妥協^⑭，且傳蘇法努馮已以強硬態度要求河內駐寮部隊全部撤離，這都顯示蘇俄已取得了對寮共的部份領導權而爲其對河內的強硬態度撐腰，大有作爲蘇俄代理人的態勢。

在高棉，據施亞努與新華社先後透露：蘇俄是一面假手北越給予赤吉蔑軍援；一面又經援金邊，並爲運輸武器至金邊的輪船承擔保險^⑮；同時更經由巴黎策動赤吉蔑個別與金邊和談，以便形成周恩來所痛恨的高棉第三勢力。其企圖控制高棉雖並非一蹴可成，迅即可以其海軍進入磅遜港而在南面箝制大陸，但當高棉組成中央聯合而地方分立的政府以後，它可就赤吉蔑割據地區作爲支援東南亞共黨叛亂據點，使寮共高共親俄派共同成爲支援各國共黨武裝的代理人。

五 中共輸出戰爭與革命的代理人

中共在與蘇俄爭取東南亞自由國家政府友誼的當前，自不能不作出放棄支援各國共黨武鬥的姿態，然而在實際上又不容其放棄的兩難之下，其解決的方法，也是設立爲其輸出戰爭的代理人。一貫指控北平支援馬共叛亂的大馬總理拉薩克，突于七月十六日改變語調，聲稱北平並未支援泰馬邊區馬共叛徒^⑯。是否如此？中共有無爲了爭取與大馬建交而斷絕對馬共支援的可能？這由吉隆坡外交部官員的口已經透露了答案。

九月十日，大馬外交部發言人透露：在紐西蘭的大馬留學生中，正表露已受共黨宣傳的影響，其駐紐專員蕭華且稱此項影響有親毛的紐共涉及並有某強國在幕後指使^⑰。接着馬外交部副秘書長蘇丹在談及中共對馬共叛亂的支援時，認爲北平的支援祇是間接^⑱。再從中共外交部東南亞科長程瑞聲否認泰共廣播電台設於大陸，經泰方一再偵查，發現此一「泰人之音」電台，已移入寮北的寮共控制區^⑲。預料原在大陸的馬共電台亦已移于寮北。無怪乎大馬官員們一則說中共並未支持馬共，再則說祇有間接支援。

寮共在風沙里（Phon-Galy）的一股，都是中共直接卵翼而成，其領導人波發（Khammuane Boupha）既爲鎮越縣的夷人，絕大多數的幹部甚至官兵，都是來自滇南，所以中共一直在寮北駐軍築路而爲所欲爲，無視于

永珍與桑怒的寮共總部²⁰，早已成爲其向泰國馬高各國輸出戰爭的口岸，今後更將升格爲其支援東南亞各國造反夥伴的代理人。從最近緬共武裝已由退守的卡瓦山區向南揮師薩江東岸出擊，其目標顯示將佔領湄公河至薩爾溫江以東地區，俾與寮北聯成一氣，以便宜代理北平輸出戰爭²¹。

更使東南亞增加困擾的，是一向聯合此一地區自由國家防禦共黨的澳紐，一變而爲替北平服務以拆散反共陣營。自澳洲和紐西蘭由工黨執政後，兩國在外交上既都承認了北平政權，使中共在與東南亞水域一衣帶水相隔的大洋洲得到了立足點，而澳紐共黨的親毛派，也就很迅速地成了它向東南亞輸出革命的代理人。新、馬、泰、印（尼）在澳紐的留學生也就成了它爭取的對象。具有領袖澳紐及東南亞野心的澳洲總理惠特蘭，在得到紐西蘭總理柯克的合作後，於是積極爭取東南亞各國領袖走他所謂的獨立外交路線——擺脫傳統的與英美一致行動。

他首先爭取近鄰的印尼，要求印尼應有獨立性而不必顧及鄰邦的態度，其實是暗示須跟着澳洲走。馬立克的婉轉回答指出他的建議現時尚未成熟，頗含有幼稚的意味，於是使他惱羞成怒，在訪問印尼後在澳洲工會講演中，曾指摘印尼政府不够民主，因而有該工會致函蘇哈托總統，要求他改善對內政策，給予工人較多的自由，並稱印尼對工人階級是施予壓迫和思想統制的。蘇哈托雖置之不理，但這封公開信，則引起印尼報章廣泛的批評，指出這是澳洲公然干涉鄰邦的內政，導致兩國的不和。

惠特蘭對泰國，更有尖銳的批評，認爲泰國容許美軍繼續駐留，其獨立政體將不會存在很久，遂引起了泰國官方與民間的一致忿怒，紛紛予以駁責。在英聯邦國家會議中，他指新加坡政府無論內政外交，都與亞洲新形勢不相配合，並以李光耀爲頑固保守派。雖經李氏在電視中的雄辯將他駁斥得體無完膚²²，但今後有澳紐參加的五國聯防勢必受到影響，東南亞公約亦將遭受破壞。

由于他在大選前曾經訪問過北平，與周恩來的暢談中，可能受毒甚深，以致他于上台後，便懷有使澳洲接替英美而領導水域東南亞，形成亞洲鼎足三分的領導國家之一的野心，其極力拉攏中共，亦是基于此種野心作祟，所以正好爲中共所利用，導致本已多事的東南亞地區又因而增加困擾，使北平可藉澳紐作爲它向東南亞水域輸入革命的橋樑。

六 大局的瞻望

環顧東南亞的情勢，越南雖訂結了和平協定，仍然是戰火瀰漫；高棉和平由於共黨陣營無人可以代表而無法進行和談，唯有讓戰爭繼續；寮國正在忙于組成聯合政府，當符瑪總理表現對和平前途充滿了樂觀氣氛時，寮共與北越混合部隊又發動了對隆政附近地區的進攻²³。同時緬共武裝亦捲土重來，進入了南揮師薩爾溫江以東地區。這是中共北越公然直接參加戰爭的地區，在華府的均勢外交下，有無戢止烽火的可能？

在美軍留駐的泰國以南——亦即東南亞自由地區，由周恩來的微笑勾引，各國都企圖以貿易外交關係換取北平放棄對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以便集中兵力將其國內的叛亂一鼓蕩平。從蘇俄以強調和平共存，乘北平堅持「武鬥」，英美都將撤退此一地區的駐軍時，迅速將其勢入，藉以形成對大陸南北包圍態勢。以致中共不得不與它痛罵的「美帝」修好以結束越戰，而拉攏各國所謂「反動」——「僕從」集團，自非放棄對其各國叛亂夥伴的支援不可。能否如此？這又是今後東南亞情勢展望的另一問題。

對今後的印支情形，依照越南和寮國的和平協定，能否和平統一？其關鍵在大選的能否舉行？我們有理由可以斷定兩國共黨都不會同意在最近以內三兩年內舉行大選的，這由于越共祇佔有全國百分之廿五至卅的土地，及百分之五的人口；寮共雖佔有全寮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但祇佔有百分之卅三的人口²⁴。如果舉行大選，無論是越共、寮共，都無法奪取政權。所以越共在謀求將越南一分爲二，無論從北越大量南滲的移民中，有大批新娘與移民，及其建設機場，開闢港口，以及實行自由經濟政策，都說明它的企圖，在致力于建設第三越南²⁵。

不過這並不表示它在和平建設過程中即將放棄戰爭，攻佔越南中部高原，沿崑崙百里居而直達歸仁，將越南腰斬爲二，這便是越共今後戰爭的目標。由北越爲通達越共控制區所築的脚接胡志明小徑的兩條公路，以及越南停火後，將該小徑的加強擴大並以鋼筋建築橋樑，都顯示北越部隊不會撤出寮境。將使寮共控制區成爲中共與北越各沿其滇寮公路與胡志明小徑，分爲兩大勢力範圍²⁶，蘇俄則領導療共另一部份左右作戰——從事政爭與兵爭。

在緬甸，中共於今年春間勒令緬共武裝退出緬北，其作用乃在唆使仰光集中兵力，與緬北反共自衛軍化友為敵，並利用尼溫為其游說東南亞自由國家，表示北平已放棄對緬共武裝叛亂的支援。但由於仰光政府扣留緬北反共自衛軍領袖昆沙，以致該部綁架蘇俄兩位援緬專家，要求相互交換，這便給予莫斯科插手仰光與緬北反共軍料紛的機會。當蘇俄特使博斯羅抵達仰光不久^⑳，緬共亦即向南揮邦捲土重來，其原因是一旦昆沙釋放而換回蘇俄專家，緬北以華人為主且將其勢力伸入滇邊的反共軍，將受蘇俄所籠絡，此即可以向大陸輸入反共戰爭，又可威脅其在寮北寮共區的基地。

毛共急于爭取東協各國建交，但為了不使各國共黨倒向北越與蘇俄，斷不會放棄對它們叛亂的支援，乃是採取代理輸出戰爭的方式，並將以「民族解放」為掩護，這從去年十一月號的紅旗月刊上已發出了此項訊號^㉑。所以今後印支情勢，仍是共黨公然發動戰爭，已經訂立和平協定的越南寮國如此，高棉戰爭的繼續，無論能否訂立和平協定都不會和平，緬甸則仍然是敵友不分的混戰局面。其餘東協五國則將是與北平一面玉帛相將，一面干戈擾攘，但其戰爭則將是以民族解放為號召，由共黨幕後掌握，中共則經由其代理人支援，蘇俄和北越自亦不干涉，其情勢亦必更加複雜紛歧。

註：①「匪俄在東南亞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註：②「印支和戰與美、毛、俄三角關係演變」，東亞季刊，四卷，四期，拙著。註：③「國際組織綜論」，史振鼎著。註：④東南亞公約主條文。註：⑤路透社華府電，本年，七，廿八。註：⑥「雷震遠談南北越現勢」，中國時報，本年，八，九，范喬可撰。註：⑦星島日報，本年，九，十九。註：⑧法新社曼谷電，本年，九，十六。註：⑨中國時報刊載美聯社渥太華電，本年，八，六。註：⑩「吳慶瑞指出中共正積極助長亞洲動亂」，美國新聞週刊，本年，九，十七出版。註：⑪華僑日報，本年，八，十。註：⑫泛亞社曼谷電，本年，七，卅。註：⑬南洋商報，本年，九，八。註：⑭華僑日報，本年，九，十，刊載新華社北平九月八日電。註：⑮法新社吉隆坡電，本年，七，十六。註：⑯合衆社吉隆坡電，本年，九，十。註：⑰新生報，本年，九，十五。註：⑱泛亞社曼谷電，本年，七，一。註：⑲華僑日報專用

紐約時報永珍電，本年，九，五。註：⑳星島日報載紐約時報仰光專電，本年，九，廿二。註：㉑「東南亞的困擾」，中國時報，本年，九，一，駐東南亞特派員齊簡撰。註：㉒泛亞社永珍電，本年，九，廿四。註：㉓美國國防部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七日所發表之報告書。註：㉔「第三越南陰影」，本刊，十二卷，十一期，拙著。註：㉕合衆社西貢電，本年，九，九。註：㉖路透社仰光電，本年，八，十九。註：㉗「民族解放應有的認識」——世界史第四講，「紅旗月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號。

——上接第24頁——

註②見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註③見美國政府所出版“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p.69。註④見美國新聞局所印行“Economic Impact”季刊一九七三年第二期所載 Joel Darmstadter: “World Energy: Demand and Supply”。註⑤同註④，其原始資料係採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 Oil and Gas Journal。註⑥參考同註④期刊中所載 Edmund Faltermayer: “The Carefree Years Are Over”。註⑦參考一九七三年七月號 Foreign Affairs 所刊 “The Oil Story: Facts, Fiction And Fair Play”。註⑧參考同註④資料。註⑨參考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President’s Blueprint for Nation’s Energy Needs”。註⑩見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註⑪該文刊於一九七三年四月號 “Foreign Affairs”。註⑫該文刊於一九七三年七月號 “Foreign Affairs”。註⑬見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刊 “Americans Energy Crisis”。註⑭本節主要參考資料為，一九七三年三月號 “European Community” 月刊所載 John Nielson: “Europe’s Energy: Why Joint Action is Needed”。註⑮見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英文日本時報。註⑯見一九七三年七月九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註⑰同註⑮。